

程砚秋在沪首演【锁麟囊】追忆

王永运(天津)



■作者近影。

2004年是我国京剧艺术大师程砚秋诞辰100周年。这位举世闻名的艺术大师在近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中，精心钻研、勇于革新，创造了众多优美的艺术形象，积累了丰富的舞台剧目，发展与提高了京剧旦角演唱和表演水平，并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流派，赢得了观众的热爱。

在程砚秋一生所演的许多剧目中，极为人所称道且至今历演不衰的，无疑首推《锁麟囊》。《锁麟囊》在程派艺术中属最负盛名之作。程砚秋演此剧时艺术已达十分成熟阶段，他为演《锁麟囊》，花一年多的时间从唱、念、做、舞各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，付出了辛勤的艺术劳动。继程之后，很多程派传人在京剧舞台上演出此剧，也均闪烁出耀目光华。

这个戏由前辈戏剧家翁偶虹编剧。全剧表达的是怜贫济困、同情弱者的人道主义思想。戏里将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种种有关不良现象加以浓缩，并进行针

砭，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。

有幸的是，程砚秋首演《锁麟囊》时，我恰巧寓居上海，(因而)得以目睹当年公演的盛况，至今仍历历在目，留有极为深刻的印象：

时为1940年4月，程砚秋率“秋声社”全体人员由北京抵达上海黄金大戏院(今不存)献艺。在程砚秋初演时，(沪上)报纸便刊登程将露演新编京剧《锁麟囊》的宣传广告。终于，在人们殷切的期盼中，此剧于4月29日正式上演。那天，黄金大戏院门前灯光闪亮，前厅摆放了不少花篮，多为上海戏剧界人士馈赠。戏单上则印有《锁麟囊》的剧情说明、演员表及主要剧中人薛湘灵的全部唱词。《锁麟囊》一剧演员搭配齐整，南北名伶荟萃。除程砚秋饰主角薛湘灵外，吴富琴饰赵守贞、芙蓉草(赵桐珊)饰胡婆、张春彦饰薛良、孙甫亭饰薛母、顾珏苏饰周廷训、刘斌昆饰梅香、曹二庚饰碧玉、王荣森饰赵禄寒、李四广饰老傧相、慈少泉饰小傧相。程砚秋那年虽只36岁，然已人高体胖，有人担心：他这样的体态，演旦角戏还合适吗？但当程砚秋一出台，(人们)这种担心便全打消了。(因为)程砚秋采用了腿功、步法、眼神、手势、水袖诸种功夫，更利用蹲步“存腿”，身体就不显得那么高了。再加上含胸、拔背、垂肩、坠肘，形体也似乎缩小了，整个形象有了很大变化。

多年来，不少戏曲评论家认为《锁麟囊》堪称“集程腔之大成”，此一论断洵实非虚。戏一开始，程砚秋闷帘几句念白，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，顿使台下一片肃静。之后，程饰演的薛湘灵冉冉上场，全身富家小姐的娇纵神态，一段

悠扬宛转的“四平调”，使得观众不由走进了戏中意境。当演到薛湘灵挑选嫁妆感到不满时，程使用了两个抖袖动作，非常巧妙生动。

紧接着下一个重点场“避雨赠囊”，更让观众所倾倒。那段脍炙人口的“二六”转“快板”的唱腔，程砚秋充分表达出剧中人在不同环境里的思想情感变化。一开始所唱的“春雨亭外风雨暴……”为表明薛湘灵新婚出嫁，嫁妆丰富，气派非凡，唱腔明朗爽快。当家人薛良问明邻桥赵守贞哭泣的缘由，薛湘灵开始感悟到人间存在贫富不平的现象，生活并非自己想像的那样美好，于是，由“听薛良一语来相告”起，唱腔尺寸加快，通过音色与曲调的变化，薛湘灵从对人世的迷惑逐渐转到对赵守贞的同情和怜爱，遂产生赠送珠囊之念。其间唱到“忙把梅香低声叫”一句，行腔宛转跳跃，俏丽清新，所使用的颤音，尤具一种“间关莺语花底滑”之妙，成为前所未有的绝妙程腔。

随之，另一重点场“寻球认囊”，薛湘灵因登州大水遭难，避难莱州，在卢员外宅内任仆妇，处于困境不禁缅怀往事。程砚秋在由“二黄慢板”转“原板”再转“快三眼”的那一长唱段：“一霎时把七情俱已昧尽，渗透了酸辛处泪湿衣襟……”中，(充分展现)程派艺术独具的凄凉委婉、曲折多变、荡气回肠的唱腔，渗入观众的心田，曲曲传情地表达出这位落难妇女身处逆境时的孤寂、落寞、哀怨的心理流程，引起观众的同情与关注，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。

程派艺术除歌唱以外，也将身段、水袖、步法、指法当做艺术的主要部分，形成了个人的独特体系，并作为一个完



我与越剧

● 时东风(福建)

我与越剧结缘，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我记得1978年我20岁，在闽北山区插队已是第三个年头。其时，正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年，知青们都以复习迎考为由回了福州。我也不例外，（因为）上大学是我梦寐以求的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戏曲电影《红楼梦》恢复上映。那天，随着电影中贾府大门的打开，我看了一幅幅国画般优美的（布景）画卷；听到了一声声沁人心脾的吴侬软语；抒情委婉的音乐唱腔，宛若天籁之音，令人心旷神怡……作为伴着“八个样板戏”长大、对祖国传统戏剧几乎一无所知，甚至不知道“越剧”为何物的我真的被眼前的一切深深地吸引和陶醉了。看完电影，我满是泪，我为宝黛爱情的悲剧而伤心，更被越剧艺术所打动。

我惊叹，世间竟有如此美妙的戏曲；我感激越剧艺术家以及所有参与拍摄《红楼梦》的艺术家们为后人留下了如此完美、精湛的艺术。

直到《红楼梦》的帷幕早已落下，我的心仍沉醉在越剧艺术中，并产生了想“唱”的冲动。然而想唱唱不出一句；想“念”念不出一字。毕竟诞生于浙江嵊县的越剧，离福建太远。于是，我频频往返于家与榕城各大影院之间，一次次地看，一遍遍地学……终于，我会唱了一句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”了，虽然不能“字正腔圆”，但已足以令我兴奋！从此以后，我拿起书，脑海里浮现的是越剧，提起笔，跃然纸上的也是《红楼梦》的唱词……这年秋天，我终于落榜了。

没上成大学固然遗憾，但能与越剧结缘又让我由衷地感到庆幸！越剧给了我从未有过的精神上的愉悦，“相见恨晚”的滋味刻骨铭心。

如今，25年过去了，越剧依然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。我喜欢越剧，喜欢俊美、潇洒的越剧女小生，喜欢优美、抒情的越剧唱腔，喜欢笙、箫、管、笛那独具江南风格的越剧音乐，喜欢清丽典雅的越剧舞台布景，喜欢五彩缤纷却又清新雅致的越剧服装，更喜欢具有柔雅格调的手眼身法步等传统表演程式……

我喜爱越剧，直到永远！

(本栏组稿：蔡兴水、尹永华、张蕙等)

整的艺术流派，显示在舞台上。《锁麟囊》演至薛湘灵陪卢公子玩球时，不料卢公子将球抛上珠楼，逼薛湘灵寻找。程砚秋此处更有出色的表演：“她”先是不敢贸然上楼，全身战战兢兢，一步一步回头；待上楼后，从低处寻觅，连用了两个正反快“卧鱼”，随即水袖翻飞，如翼如帆。在动作变得迅急之时，“她”蹲身仰望，扭腰、翻腕，双袖不停飞舞。而当见到旧日出嫁时的锁麟囊，以极为惊诧的神情，双水袖猛扑上前，紧紧抱囊失声痛哭。这一系列繁难的身段与水袖动作，被程砚秋表演得有条不紊、圆顺自如，很可看出他的基本功的扎实深厚。

第三个重点场“重温往事”，程砚秋所饰薛湘灵向卢夫人（即赵守贞）陈述当年春秋亭避雨的往事，以“西皮原板”唱道：“耳边厢，风声断，雨声喧，雷声乱，乐声阑珊，人声呐喊，都道说

大雨倾天”与“她泪自弹，声续断，似杜鹃，啼别院，巴峡哀猿动人心弦，好不惨然”。这两段长短句既展现出翁偶虹的文采典雅、精美，也显示了程派独有的若断若续、声虽断而意不断的唱腔特色，从而增强了戏曲艺术的感染力。

戏演至此，有的观众以为戏将收场，欲离座而去。殊不知剧尾还有一场好戏，即最后的重点场“灾后团聚”，程砚秋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创造性地发展。当薛湘灵与母亲、亲子、丈夫灾后重逢中，虽然用的是西皮“二六”的板式，却融进了“慢板”、“原板”与“南梆子”等各种调式的旋律。“她”陡见老母在自己面前，以一段“猛抬头见老娘笑脸相向”，有力地强调了母女重新团聚的真挚情感。特别是其中的一个“哭头”：“儿的娘啊……”，唱得凄怨动听，将母女多年未见却又异地重逢之情，表达得悲喜交集，亲切感人。随后，

薛湘灵与爱子的重聚，又用了一个“哭头”：“我的儿啊……”。充分体现了薛湘灵对其子的慈爱，以及看见儿子时喜不自胜的真挚内心。嗣后，因薛湘灵穿戴华丽，仪表端雅，引起丈夫周廷训的误解。程砚秋以“望官人”的一段唱腔，将薛湘灵欲解丈夫疑惑，但又碍于在众人面前不好明言的矛盾心理，唱得异常细腻传神，受到在场观众的啧啧称赞。

《锁麟囊》首场演出获得巨大成功，闭幕后掌声久久不停，一时轰动了整个上海。接着，此剧在黄金大戏院连演10场，仅换了一天戏码，观众就会纷纷要求续演。不得已，加演了10场；之后还应观众的一再要求，又加演了5场，前后一共演出25场，可谓打破了（当时）任何一个新编京剧在沪上演场次的最高纪录。而且，60余年来，《锁麟囊》已在全国广泛流传，成为程派艺术中的不朽名剧。■ (本文作者为天津艺术研究所研究员)